

第一章 雲家小姐婚事難

池縣，雲家。

春寒方散，萬物復甦，前院裡的老桃樹冒出了新芽，枝上落著兩隻小雀，在啄那綠瑩瑩的葉子。

忽然間，「哎喲」一聲驚呼，一個身穿褐色衣裳的婦人被推出了門外，差一點就跌倒在地上。

她腳步虛浮了幾下站穩後，捏著帕子，指著門裡的人怒道：「我說雲老爺，哪有您這樣的？親事說不成就算了，您也犯不著攆人啊，都是街坊鄰居的，抬頭不見低頭見，您這樣行事，以後還有誰敢來給您閨女說親？」

「我就這樣行事又如何？」雲老爺一身深灰色綢緞袍子，怒氣衝衝的站在門內，指著賴媒婆的鼻子道：「攆妳又如何？就妳提的那些個上不了檯面的廢物，給我家當雜役都不夠分，還想當我雲家的上門女婿？我呸！」

賴媒婆絲毫不覺得說謊被拆穿有什麼可恥的，反倒是粗聲一扭，酸道：「雲老爺，不是我說，就您女兒這般年歲、這般名聲，您就別太挑剔了，當心再這麼挑下去啊，怕是連個踩泥種田的都挑不來了。」

「滾滾滾！挑不來也無須妳操心，若再不走，我叫人大掃帚轟妳信不信！」雲老爺話落，賴媒婆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扭身走了。

雲老爺氣得手都在抖，轉過身撫著額，走了兩步，可實在是難消心中怒氣，於是一把抓著身邊架子上一個花瓶就給狠狠的摔了，瓷器的碎裂聲響起的那一瞬間，他正要再去撈一樣東西摔的時候，卻發現東西有些不對，他不禁疑惑問屋裡的小廝——

「東子，我這架子上東西怎麼不對了？明明我一直擺著好幾個青白瓷的花瓶，怎麼這會兒都變樣了？」

東子聞言上前來，一邊彎腰拾著地上的碎瓷片，一邊笑著說：「是小姐，小姐知道您今兒要見賴媒婆，就猜著您要被氣著，怕您一氣之下摔了珍愛的花瓶，回過頭來心疼，就叫奴才換了不值錢的，您想怎麼摔都成。」

雲老爺一聽，滿腔的怒氣頓時散了大半，哼了一聲坐下來說：「她倒是還有心情管我這些個花瓶，也不想想我這都是為了誰？哎……真是氣死我了，你說，這偌大的縣城，青年才俊也不少，怎麼偏偏你家小姐的婚事就這麼難？」

他算著，從女兒十九歲往後，這四年間，親事說了那麼多，他看中的也有好幾個，可每回都在差不多要成事的時候，那些個未來女婿不是摔斷手就是掉河溝，要麼就是病得起不來床，再不然就是鬧出些醜事，婚事硬生生的就這麼折騰沒了。久而久之，女兒的名聲也不好了，什麼命硬、天煞孤星，害他找了不少大師來破解，可照樣沒用，婚事照舊說不下來，一來二去，竟然將女兒耽誤成旁人口中嫁不出去的老姑娘。

他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早知如此，就不該攔了州城那樁婚，若是當年她順順利利的嫁過去，如今我的外孫怕是都會撥算盤了。」

東子聞言笑了笑，「當初就是因為州城太遠，您才捨不得小姐嫁的。如今小姐的

婚事雖然晚些，可一旦說成，小姐依然陪伴在您左右，將來有了孫子，那也是咱們雲家的人。反正小的覺得，老爺若有時間和賴媒婆那種不識相的人生氣，何不再想想縣城裡還有誰家的才俊未婚配，好多做準備。」

東子一番話下來，雲老爺已然消氣了，頗為認同的點了點頭，「說的沒錯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女婿人選，光靠那些滿嘴謊話的媒人根本不行，還是得我親自來挑選才牢靠！」說著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立即起身道：「東子，備車，我要出去一趟。」

是夜，前院飯廳，雲老爺接過女兒盛的湯，喜笑顏開的說：「容容啊，咱們縣裡三年一度的詩畫會過幾日就要辦了，今兒我專門去買了個茶座，準備去湊湊熱鬧。」二十三歲的雲容，細眉精緻、眸光清亮，淨白細嫩的肌膚上一點瑕疵都沒有，一身淡紫色的裙子，領口和袖口處都墜著綠豆大的白色珍珠，看起來極為好看。她聞言，好看的眉頭輕輕一挑，猜到了他的用意，笑歎道：「您這擺明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也不怕知縣老爺笑話。」

「笑就笑吧，這些年沒少讓他明裡暗裡的笑，這不算什麼。」雲老爺說著，認真的看著女兒，「容容，妳放心，爹這一回一定在詩畫會上給妳挑一個才貌俱佳的夫婿！我今日忽有所感，今年咱們府裡一定會辦喜事！」

詩畫會上是有不少適齡才子，應該比媒婆說的那些人選能好點……雲容想了一下，問：「那我能去嗎？」

雲老爺一聽就搖頭，「那不行，詩畫會上都是男人，妳一個姑娘家怎能去拋頭露面？要是被旁人瞧見了，指不定說的多難聽呢，還是交給爹吧，爹一定給妳找個人品端正、才華橫溢的，至於樣貌，將就點也行。」

這下雲容卻搖頭了，「貌醜的不要，我就要長得好看的。」

「哎呀我的姑奶奶，選夫婿怎可以貌取人，人品才是重中之重啊。」

「不管，反正長得醜我絕對不同意。」

雲容說著，起身到了院中，看著天上的彎月輕歎口氣，也不知話本上那些少女情懷、才子佳人的圓滿故事，這世上到底有沒有？

雖然她知自己年紀大了，婚事不易，最好不要太挑剔，但她還是忍不住會在心裡想，難道就因為年紀大，她這輩子就不能找到一個自己喜愛的夫君，過上舉案齊眉的日子嗎？

與此同時，老樹街後巷。

一座普通的小宅子裡，陳舊的木門開著，昏黃微弱的燭光透了出來。

燭光下，一個體態輕盈的婦人正在縫衣裳，她一身樸素，頭上裹著頭巾，時不時的抬頭看看桌旁低頭作畫的少年，等少年長吁一口氣落筆後，她才笑道——

「畫的不錯，參加詩畫會，奪個前十應該不成問題。」

少年眉目清朗，面容很是俊雅，一身青色布衣在身也遮不住那與生俱來的從容，

一舉一動之間既有書生之氣，也有少年英姿。

他笑了笑，看著桌上的畫作，片刻後卻是抬手撕了，「拿個前十，得些獎銀就行了，若風頭太過，也不一定是什麼好事。」

婦人點點頭，道：「樹大招風，是這個道理。」

少年收了紙墨，才笑說：「天不早了，娘，您也別太勞累了，我先去睡了。」

「嗯，去吧。」

少年進了屋，關了門，點上一盞燭光後，默默立於桌前許久，他看著窗外夜空星光寥寥，眸光中漸漸浮起一絲期盼又克制的笑意，等了四年，總算是等到這一天了！

幾日後，黃昏。

雲容坐在窗邊桌前，一身米色裙子，柔和又美麗，她一邊看著帳冊，一邊撥著算盤，神情安然平靜得很。

丫鬟小圓在她對面坐著做針線，許久後脖子累了，晃了晃腦袋說：「小姐，眼看著天要黑了，您都看了一下午了，要不歇歇，明日再看吧。」

雲容聽著卻不做聲，只是片刻後算盤珠子不再響動，她也合上了帳冊，喝了口清茶，看著天上的雲霞，淡淡地道：「一會兒妳去準備兩套男裝，明日詩畫會我們也去。」

小圓一聽就直搖頭，「小姐，還是不要吧，萬一被老爺知道，要挨罵的。」

「妳不說我不說，就不會有人知道。」雲容說著，拿過放在手邊的話本開始翻看，一邊看一邊說：「雖然爹挑女婿的眼光向來不錯，但詩畫會上那麼多才俊，就他那兩隻眼睛這麼看得過來，乾脆我過去親自挑，若真有看上的，當場指給他看，也不用來回浪費時間。」

小圓無奈的搖搖頭，「小姐您就是被這些個話本禍害的，如今是越發膽大妄為了。」

雲容聞言一笑，捏一個果乾就朝她扔去，「妳勸我就勸我，扯我的話本做什麼？再說了，我一把年紀待字閨中，平日裡看帳冊那麼枯燥，閒時還不能看看話本解解悶了？不過就是些情投意合、花前月下、珠胎暗結什麼的，怎麼就不能看了？」

「哎呀，小姐您還說，被人聽見了傳出去可怎麼得了……」

翌日，雲老爺的馬車早的離了家門。

青園內，雲容主僕兩個換好了男裝，一路小心翼翼的避著人，從後門溜了出來，上了早早準備好的馬車，便往詩畫會的方向去。

馬車行了許久，停在湖邊一處僻靜之地，趕車的是管家的侄子鍾良，他看著跳下車的雲容二人，道：「小姐，我就在這兒等妳們，回來時別走錯了方向。」

雲容點點頭，再次確認自己這一身男裝打扮沒出錯後，帶著小圓往長廊去了。詩畫會在乎湖邊開辦的，平湖風景優美，臨岸有一條百年長廊，圍繞平湖所建，一到節令，這裡就是池縣最繁華熱鬧所在。

春光明媚、景色宜人，平湖之上波光粼粼，遠遠的望去，長廊上來了不少人，甚是熱鬧。

湖心亭中，劉知縣坐上首，其餘在座的皆是池縣有名號的人物，他們圍坐在這裡，等著有好詩好畫獻上來時點評一番。

詩畫會是慶國傳統，每三年一次，各縣督辦，若有才俊極佳者，可獲舉薦信入各州城官學，是文人才子們除了科考之外，另一條前途光明之路，所以這長廊之上，才子們是個個卯足了勁頭寫詩作畫，就為了那寥寥幾個名額。

雲容一身銀白色男衫，頭髮也束成男子樣式，細巧的眉毛畫粗了些，往日裡白淨的皮膚也塗黑了點，若不仔細看倒也看不出這是個姑娘家。

她走路速度極慢，每到一個才子案前都會駐足，詩文她是向來看不太懂的，畫倒是能看懂幾分，不過她最感興趣的自然還是這些才子的樣貌是否英俊、合她眼緣。此刻她站在一個才子案前，才子正埋頭畫冬梅，案前一圈看熱鬧的人，她亦看的認真。

小圓不禁扯扯她的袖子，小聲說：「小姐，您不是來看人的嗎？怎麼一直盯著這畫不動了？」

雲容湊近她耳旁小聲說：「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能畫的多醜！」

小圓一聽，笑著急忙將她拉了出來，叫她別浪費時間，趕緊選人。

雲容不以為意，這麼多年都等了，還在乎這一時半刻的功夫嗎？一天時間呢，慢慢看，來得及。

不過她是發現了，這裡的文人才子不一定都是青年才俊、氣度非凡，長得歪瓜裂棗、鬍子拉碴的一大把，大多也都是普普通通，像話本裡那種玉樹臨風，一見就能叫人目不轉睛的，她連一個都沒瞧見。

她心裡不禁有點失望，挑人的興致也不大了，就這麼緩緩走在長廊上，有一眼沒一眼的看看詩畫，再看看人。

過了不久，她走到一個案前，看著案桌上那幅竹林圖，忍不住停住了腳步。

深遠茂盛的竹林，隨風搖動著枝葉，有幾片綠遙遙落下，地上被枯黃的殘葉鋪滿，上面落著幾隻尋食的小雀，小眼靈動，極富生機。

這幅畫真好……

而作畫之人，自她立在案前那一刻手中的畫筆便停住了，甚至還隱隱顫抖著。

楚立初克制著滿目的狂喜，他看著眼前的女子，心道：她來了……她居然來了，雖然是男裝，可他一眼就認出來了，這是他想了四年、夢了四年的人，他絕不會認錯！

雲容認真看了這畫許久才看向作畫之人，只一眼，她就看呆了。

她見到太陽了……他的樣子，就好像你身處在寒冬深深的雪地中，天空乍然而出的那一抹陽光，溫暖又明亮，耀人眼睛。

她一顆心在瞬間就跳亂了，她看著眼前的男子，腦子混沌得甚至無法眨眼。

暖如春陽、清俊優雅、玉樹臨風，說的就是他吧，這不就是她心中所想的夫婿人選嗎？

可片刻後，等雲容回過神，仔細看了看他，忽然發覺他看起來……好像年歲尚小？楚立初感覺到她明顯驚訝的目光，有些控制不了心中的激動，卻又捨不得將目光從她身上移開，心想她是不是認出自己了，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，且那夜昏暗不明，她不一定看清他的樣貌。

四目相對，各有心思。

雲容看著眼前人雖然心中歡喜，可他那少年模樣，她心中一陣失落，這般年紀的才俊，怕是說親的人早就踏破他家門檻了，哪裡還輪得到自己這個名聲不佳的老姑娘？

一瞬間，她便打消了心中那一股妄念，失落的準備轉身離去。

可楚立初怎會捨得她走？放下筆便道：「敢問這位……兄臺，覺得在下這幅畫如何？」

聽見少年問話，雲容心中一驚，複而回頭，又看著他的臉，心中歎了口氣，這才道：「我雖不是很懂畫，但也看得出來這畫極好。」

楚立初聞言深深勾唇一笑，日光斑駁灑落間，他眸光流光溢彩亮如繁星，這一笑便叫面前的雲容幾乎是神魂顛倒。

她都想哭了，為什麼這樣的才俊她早幾年就遇不上呢？真是太悲慘了！

罷了，妳一個名聲不好的老姑娘，絕對配不上這樣的男子，還是早些死心，別再癡心妄想了！

她想著，便傷心地轉身要走，可腳才邁出去一步，手便被人捉住，那手寬厚、溫暖、有力。

她心中猛然一跳，回頭看著拉著自己手的少年，不禁愣住，「你……」

楚立初拉著她柔軟的手，微微顫了一下，可看著她驚詫的眸光，緩緩的鬆開，目光幽幽地望了湖心亭一眼，立即想到了什麼，語聲清朗的說：「這位兄臺，妳是今日我這案前駐足最久的一位，妳亦喜歡我的畫，所以在下唐突，想請兄臺為我這幅畫題兩句詩。」

雲容還在為他突然拉自己的手回不過神，乍一聽這話不禁有點懵，差點點了頭，等回過神來才猛然一驚的擺手，「那不行，我的字不好，根本配不上公子的畫，公子還是自己寫吧。」

楚立初卻言笑晏晏，「兄臺不必多慮，字好不好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兄臺喜歡我這畫，這便是緣分。」說著，再不給雲容考慮的時間，直接提筆遞到她面前，笑容誠懇地道：「還請兄臺莫要再推辭！」

雲容雖然不太明白，不過是多看了他的畫一會兒，為何非要自己幫他題字？但如今筆都遞到她手邊了，若是再推辭也太不給人面子。她再一想，不就幾個字，他想讓題就題了，反正今日是頭一次見，估計也是最後一次見，不管字好壞，題完就跑不就行了。

於是她不再猶豫，接過筆、沾了墨，看著他問：「公子要題什麼詩？」

楚立初眸光深深的看著她一笑，「循風入深林，萬影皆是青。」

雲容不懂詩文，但仍點頭稱讚，「公子文采斐然，真是好詩。」言罷，便提筆在

畫作留白處細細寫下這兩句詩，一筆一畫都比她平日裡要謹慎得多。

落筆後，楚立初看著她輕巧靈秀的字跡，這一看就是出自姑娘家的手筆，心中更是歡喜，抬手接過她手中的筆，衝她深深一作揖，「多謝兄臺。」

雲容還是有點懵，回了個禮，滿心疑感的轉身走了，走了不遠又回過頭去看，那少年竟還遙望著自己……她不禁心頭一跳，腳步莫名快了許多，待走了很遠之後才緩緩停下腳步，呆呆地望著湖面出神。

小圓不知道什麼時候買了一包梅子糖，靠在欄杆上吃得歡，見她許久不說話，往她嘴裡塞了一顆，問：「小姐可是看上了那少年？」

梅子糖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好，雲容目光迷茫的想了想，輕輕點了點頭，「是看上了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只不過什麼？」

「只不過，他看起來小我許多，雖說長得好看、合我心意，可這樣好的樣貌怕是早就訂親了。」

「訂親了沒有，這個奴婢去問問不就知道了？」小圓滿眼興奮，躍躍欲試。

雲容看著她這樣子卻是搖頭苦笑，「算了，別問了，年紀不合適。」

但今日到此，她就算是再看一千個人，怕是也再看不上旁人了。

日光越盛，雲容看著身邊人來人往，忽然就覺得累了，道：「我們回吧。」

小圓亦失落地回頭看了看，最終沒有再說什麼，兩人一同離開了。